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

起庚申閔公元年

盡辛酉閔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閔公

莊公庶子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曰閔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元年庚申

春王正月

子般之卒慶父欲代必有謀於哀姜矣特畏齊桓故往請命而魯之太臣以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汲汲焉擁之即位以其事在先君之年故踰年正月不書即位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齊人救邢

按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必無及於事矣救之何以若是其緩耶蓋狄無遠志不過擄掠而去耳桓公以為勞師無益本不欲與爭也特以衛在邢南觀望所繫況衛方懷疑事多撓霸不一救邢何以服衛人之心哉故管仲以簡書相恤為言而桓亦聊

以一國輕兵應之蓋欲道出衛疆歆之以能畏鄰戒
而已書齊人救邢於狄伐三月之後而見齊之所急
不在邢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克寬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
以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傳曰請復季友也杜元凱曰落姑齊地〇先儒
以爲公九歲即位蓋就莊公娶夫人之年而數之也
即位之年遂能至落姑與齊侯盟則亦知事矣

季子來歸

魯人知慶父陰懷異志故群臣奉公以求託於齊桓而齊桓從魯望爲之迎季子而相之見齊桓之能定魯也季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以不臣也凡不期而至者謂之來歸季子本以賢德避居於陳今欣然歸慰國人之望則出於所不意也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得其意矣朱子誤信左傳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爲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稱季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歸例

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下

冬齊仲孫來

仲氏孫名齊卿也與文公時華孫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趙汸氏以爲不名非也春秋之中未有已爲臣而不名之理不稱使鄰國交好之常辭也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孫明復以爲私來亦非也齊桓始霸君令臣共群臣必無無君命而私交之理〇當時齊桓雖立閔公而使季子相之然慶父久執兵權疑於生亂故齊使仲孫過魯省難因以覘之蓋惓惓爲魯之意焉善齊桓也故仲孫之覘覘慶父也其曰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也左氏附爲齊欲取魯而覘之之說非惟不知齊桓之善意亦不知事勢之不可行也不言聘者見聘爲僭禮而齊桓不行矣

二年辛酉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逕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爲中丘地南爲費地西爲根牟地北爲蓋地蓋在齊穆陵關南而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非齊所急而遷其民以有其地得無以魯恃

强不肯相下而欲制其肘腋歟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王者之大祭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魯之爲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非諸侯之所得爲也蓋因成王賜周公廟祀以天子之禮樂其後親盡之世因僭禘焉故孔子於禘不欲觀而或人問禘則曰不知爲此故也然魯禘非禮已習爲常有不勝書矣凡書於經者皆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因事而見者也○禘冬祭也故周書洛誥周禮

司勳通謂之烝今以五月行之則周正建辰之月耳
因事特禘非禘之常時也詳見廟制考義○吉禘者
易吉而祭也禮喪三年不祭非廢祭也使人攝之耳
蓋非初即位時祗見厥祖之比矣今莊公之服未終
而閔公與群臣皆易吉而祭苟非有爲何以如是其
急乎○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
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于莊公禘爲莊公而發故
耳然所以急於禘莊公者是時慶父以桓公庶子有
覬覦之心焉而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
立故親率群臣特舉此禘以示莊公功德足以上配

文王周公宜及其子孫欲以杜慶父之奸萌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弑而書薨例見隱十一年公薨下○弑閔公者慶父也慶父擧掌兵權爲日已久魯人固疑之矣然於子般未敢加弑者猶畏名義也及如齊謀立而不得常懷覬覦然後魯人益疑其心而慶父亦自疑矣此閔公之所以弑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群臣雖欲輔閔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内交宮禁而國毋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以爲專授兵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左氏載公傳奪卜齮田事非經意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此哀姜也姜氏不絕於夫人以魯人猶未正名其罪也姜氏所恃者慶父慶父不安則姜氏孫矣孫義見莊元年夫人孫齊下○吳澂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爲魯人所逼也慶父父掌兵權魯人力不能制但其弒君無與爲黨如季

友者必將仗齊威而討之逼之者緩於是慶父不能自安故逃於莒蓋畏齊桓之討也齊桓主霸威震諸侯於此亦可見矣○春秋時弑君之賊不能討而與之爲黨者比比皆然季友計安社稷使賊無所容其忠安可少乎但力量止於此耳孫明復以爲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康侯以爲譏失賊則皆責之太過矣義與十二年宋萬奔陳同

冬齊高子來盟

不稱使交鄰之常辭也說見元年齊仲孫來下○高子杜元凱以爲高傒也高傒則曷爲不名時已致仕

不受祿蓋齊之老臣桓公以爲賢而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也子者男子之美稱自慶父弒閔公與夫人旣俱出奔矣而魯人猶懼見討於齊人心洶洶故齊桓特屈高子以安魯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之所深服也因與僖公盟以定之而魯人遂無疑焉高子之能安魯所以善齊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若果伐而後戰戰而後入則書法亦應有別不得槩以入書也况衛

實未滅而何得謂之滅乎然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狄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𦍒𦍒非卯辰之月未爲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齊桓方大合三國之師以城邢而於衛則不之救焉此許穆夫人所以爲無所因極也齊桓攘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至衛文公經營復國而於齊亦遂心服矣此

衛避狄難野處漕邑之本末也先儒所謂衛爲狄滅桓公封之者誤矣○狄之入衛也懿公失政也夫霸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交鄰政事脩舉外患莫能加焉此霸者所以有功於世也歟懿公不肯服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是年懿公敗不知所終史記以爲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特書矣而經不録必自卒而非殺也又以衛立昭伯頑之子爲戴公則頑子不應爲君已辯於桓十六年衛朔出奔下矣戴公尋卒而明年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戴公之世不知其有無意者文公其即懿

公之弟歟

鄭棄其師

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為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故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為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為惡其將則不探其本矣夫高克將兵而使衆不返誠非善撫馭者然鄭之使將此師豈為欲遠克哉今觀清人之詩未見其為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地連牧野其說已見隱四年遇清下矣而彭消軸則皆衛邑

之在河北者也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遠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爲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翱翔逍遥旋抽作好逾時在外竟不召還此非棄師之道乎是時楚方爲患於鄭而鄭乃自棄其師楚兵所以敢於連至者蓋先有以知其虚實矣然則聖人所書之意豈真爲高克哉詩序察理不精亦與左氏無異鄭玄因之遂謂清爲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註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則高克所帥乃一邑之人耳經文曷爲以師

言而屬之鄭邪

春秋私考卷之十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僖公

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謚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為壽母則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則僖公之年信乎長

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汸氏曰姜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

元年壬戌

春王正月

慶父弑閔公本欲代立者也季友忠誠國人共附故汲汲立僖公於慶父未奔之前而倚齊以定魯國則即位不得書於逾年正月矣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弑而於次應立也季友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

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兵入衛久猶未歸桓公無及於衛懼狄乘勝而歸將暴邢也則救邢而已聶北邢地當在邢南齊桓霸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聶北豈緩於事哉正以遏狄人自衛入邢之衝也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爲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爲貶非矣孔穎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洽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曹師

者曹昭公班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謹而曹與宋鄰亦相親信自此黽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齊桓與宋特遇梁丘而諸侯漸爲齊役見齊霸託宋以寄心援之功也宋曹近衛而役之救邢不煩遠國又見兵有節制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爲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於此狄豈竟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蓋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爲固耳蓋遷

若邢之志而城者桓之功也邢自此無狄患矣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兹非其一歟○邢在衛北邢遷則衛無輔桓公何以不爲衛謀耶盖衛人不服齊棄不圖且狄已入衛無及於事矣邢小難支不可不救而衛以北州大國狄退猶能自立且救兵在邢則亦足以威狄耳桓之知所緩急也如此豈特以衛人不服之故哉但師獨爲邢創城而畧不助衛脩復則桓之於衛所重在棄矣謂之誰因誰極信矣哉餘見閔二年狄入衛下○孔穎達氏曰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公羊以爲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於莒杜元凱曰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今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徃從而莒送避於夷爾薨于外而言地恒詞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雖不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縊而已書薨義見五年晉殺世子申生下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衛魯宋齊弒者不加誅討人道亡天理

滅矣自桓公奮起雖以哀姜之親猶誅死不赦四十年間而天下諸侯無敢有動於惡者蓋桓公之功於是爲大而聖人稱之以爲免民於左衽者殆亦有取於此云○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歸國焉人豈爲之哉書夫人書姜氏書薨詞不異者桓以閔公之弒慶父所爲哀姜雖亦與聞猶可從末減也今既伏辜於法已正則以親親之故使魯爲國諱耻若無其事然者其喪既歸而魯不得不以夫人禮成矣此則霸者飾名姑息之過耳不然哀姜之孫由魯逐之而

又一無所出魯人何爲而厚送其終乎汪克寛氏曰以歸之義文定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

楚人伐鄭

杜元凱曰荆楚本號後改爲楚孔頴達氏曰荆楚一

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是時始改爲楚以後常稱楚也黄震氏曰楚荆也令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强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此楚成王頵時事也其曰人者将卑師少微者之稱也而軍行有紀則漸學中國矣春秋書此非進之也紀其浸强之勢耳然終桓公世君大夫未甞親犯北方得非養重蓄威而但分兵示武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杜元凱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按此即今陳州地也○檉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爲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郳以小國界於魯宋之間觀桓十七年二國同伐蓋兩事焉至莊十三年宋人與郳從齊會于北杏而郳始專附宋矣齊桓主霸不欲重煩諸侯故凡小國皆使附於大國以共貢賦故自莊二十七年盟幽

之後小國無預會焉則各有所屬也今會于檉而邾何以復預乎以魯責邾不恭故愬齊於會也邾之所向在宋則齊有從其所欲而已此魯之所以怒邾而有偃之師歟終僖公之世邾與魯抗至有升陘之戰而須句訾婁之取皆相繼及之則信乎其不向魯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元凱曰偃邾地此盖魯兵至邾而敗其出禦之師也魯方從齊會檉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齊恐失魯姑勿治焉左氏虛丘戍歸之說牽強難通盖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文觀之則魯於夫人

之故若無讐邾之義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慶父弑君奔莒齊桓非不欲討也但中原未靖鄰國猶疑姑以計處不欲輕用兵耳既而慶父揣無所容尋即自殺蓋必齊計亦有所施矣以其不因正名討賊故不書殺凡罪人自殺者恒不書如齊崔杼是也崔杼自縊說見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慶父當桓霸方興之時常懼見討幸於得亡豈敢復至齊魯之境哉公羊所記齊人不納奚斯入請之言其亦不察於人情甚矣蓋慶父之死死於莒也莒人欲冒以

爲功故求魯賂魯人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奥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容慶父也歟○凡書敗其師者皆未陣而以計敗也敗之者爲主敗書日者見其計之速也胡康侯曰莒人興師來伐罪在莒也季友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将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也○酈杜元凱以爲魯地竊意當在魯之東鄙蓋僖公因是而賜季友以費或者酈即費開之地歟至謂賜季友汶陽之田則誤矣汶陽說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獲者擒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

獲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下云敗莒師獲莒挐者師先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師敗而大夫獲必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

○挐莒大夫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者姜氏也不稱姜先儒以爲絶之於齊也審如是則何以不於薨夷時絶乎杜元凱以爲不稱姜闕文其說是巳喪至自齊齊使會自迎歸也力不資於齊故不書齊人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弑嗣君幾於亡國大義巳絶而使得埊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

霸者不能以義正諸侯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廟何故高閌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然諸儒多謂僖公請而歪之則喪歸於禮難處而哀姜無子魯人情非所急恐未必然爾詳見本年齊人以歸下

二年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魯地杜元凱以爲衛邑非也蓋楚丘在今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以唐志考之當在城武單父西南武德中於此置戴州者也城武單父春秋時皆爲魯

地而楚丘與之連界魯人有卜楚丘者以地名人者
也又漢志註云城武有楚丘亭元凱亦以爲楚丘在
城武西南則爲魯地可知矣焉有衞欲遷都謀利之
地而遠去故都越境偏安於曹國之東南乎文公既
爲避狄而遷楚丘則後日成公之遷帝丘亦爲狄圍
故也帝丘又在楚丘西北歷曹濮諸州而後至何爲
狄兵已至其南而衞反遷入其北耶要之衞止帝丘
一遷而桓公城衞楚丘之說則因齊嘗伐邢宜必及
衞而遂附爲衞事耳殊不知齊因衞人不服棄衞不
圖其說已見狄入衞下矣若是則定之方中作楚宫

也其詩何以列於鄘風耶曰此必非衛詩也蓋魯襄公薨於楚宮則楚宮乃魯之離宮也意者魯之先君嘗築宮於此以爲勸農之所故詩人稱之曰秉心塞淵非盛世賢君豈易及此衛文公困於狄難而齊但城邢衛實怨齊不救雖服亦讎故桓公初薨本心遂見既伐齊喪遂滅邢國此誠無道之君所爲烏足以語秉心塞淵哉然則定之方中蓋美魯先君之賢者而篡入鄘風耳不然則必别有所指而今不可詳矣左氏不得其傳亦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夫狄之入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城楚丘魯事也故以內詞

書亦何預於諸侯哉夫楚丘在曹宋之間而西南實
當戎界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即其地也是時曹
宋方睦未有警焉其必魯以備戎而城歟夫魯之於
戎在莊公時既築三臺以候望而今又城楚丘以偪
之戎自此不敢為患矣非齊桓主覇經營四方而魯
人安得知此計乎餘互見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
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絶於
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

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餘見元年齊人以歸及夫人喪至下○高閌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䘏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爲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辥見成七年吳伐郯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

武公併晉都絳又徙新田復命爲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詭諸在莊十年嗣立下陽虢之别名猶荆謂之楚鄅謂之啓陽耳下陽亦公爵出自文王季弟虢叔武王封於下陽以其兄虢仲先封東虢系所出也故下陽亦得虢名而謂之西虢其地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是也詳見莊二十四年郭公下虞虢世次因微不可考矣按此三國者皆姬姓同出於周而洞鄰之國也虢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而虞界其間則已制在籠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虢

之計也杜元凱以爲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而註
後漢志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
此則正在晉絳都之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
地矣何待假道於虞哉且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
於虞尚未伐虢也特與虞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
在後反畧不書理何可通耶盖下陽即國名也故可
言滅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若以邑而言滅則事
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孟子曰晉人以垂棘
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爲首何耶貪得重賂踴躍

爭先道晉出兵以爲功首晉遂示謙陽居其後而虞
人不悟卒至自亡書此以見虞之愚也獻公以利餌
人志滅同姓其亦立心不仁者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南郡安
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黃
陸終之後漢汝南郡弋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縣
縣西二十里是也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梁
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爲蒙○江黃近楚之國
爲楚所逼者也故桓公使宋招徠與之爲會蓋江黃

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遠交之計也宋自魯鄭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黃之事寄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爲諸侯皆在而獨言遠國失之矣夫齊桓攘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獨不連秦晉何邪蓋秦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處而其國又方悖慢崛強度必不爲齊用苟與相連反增一敵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程正叔曰齊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正謂此耳若江黃則當楚後門常逼楚患與之相結則可以得其心而斷

楚右臂矣齊桓之算其亦知先後著歟趙鵬飛氏曰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盖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令按齊桓之結江黃功利之計也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其伏取滅之機哉以王者之心論之宜爲之慮久遠矣教之以脩德睦鄰之道授之以禦暴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同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無憂強暴乃爲盡誠

耳不然則寧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其愚徒欲濟己之成而不顧遺彼之禍仁者弗爲也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爲此說者其知春秋之意矣

冬十月不雨

一月不雨則書月說見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下非每時而一書也一月不雨雖未爲旱災然恒暘之變亦天道之不和也故僖公三不雨公羊皆以爲記異得

之矣○僖公非賢君也始則背齊會而敗鄭中則瞰齊衰而滅項終則乞楚師而伐齊棄義趨利報怨行私無所不有特爲周公之後齊霸所賴以成而桓公每庇翼之故能不失聲聞耳豈真有志於民者哉先儒乃盛稱其務農重穀閔雨憂民之美得非徇虛名而不求實德者歟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用子文爲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

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甲子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郾姓皐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府是其地也舒有數種謂之羣舒僖公時猶合爲一故總謂之舒至文宣時舒始分爲三種而不能統於一矣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南有廬江廬江南有舒城

皆群舒之地但不知孰爲舒蓼孰爲舒庸孰爲舒鳩耳其後楚滅舒蓼舒庸舒鳩而不見別有滅舒者可見舒即群舒之總名也○胡宏氏曰取不言滅者取爲附庸不絕其祀也家鉉翁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書六月雨見彌月而雨非志喜也不雨而止即雨矣因不雨以見雨則不必書雨曰冬十月不雨則十一

十二月雨矣曰春王正月不雨則二月三月雨矣曰夏四月不雨則五月雨矣公羊云上雨而未甚正謂六月已上之月有雨而非大雨也至六月彌月以雨則太過矣周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二麥方熟宜暘之時而雨太過則亦傷農雖未為大災亦見恒雨之變也餘互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在齊之西鄙非江黄之便道也宋公致江黄遠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密其迹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黄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

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猶貫之盟耳先儒以爲大會未言不又誤乎○張洽氏曰去年盟江黄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孫明復曰涖臨也凡言涖盟者受盟于彼也來盟者受盟于我也餘見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盟下○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黄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爲師期之理蓋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

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徠受事即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涖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李廉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乙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齊桓自北杏之後未嘗與蔡會盟蓋蔡與楚鄰爲楚

所逼雖欲招徠必不肯至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者則蔡人勢必潰散奔告于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爲此齊桓素定出奇之計也豈若左傳所載蔡姬乘舟蕩公之誕說哉趙鵬飛氏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齊桓合諸侯雖從

簡便然會鄄盟幽之際制猶未定故曹嘗列於小國與邾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爲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薛季宣曰許男何以先乎曹大也非禮班之序也詳見桓十六年伐鄭及莊十六年盟幽下

遂伐楚次于陘

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盖召陵蔡地今許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其地近在蔡西距楚尚遠杜元凱以爲楚地豈據後日爲楚所併而言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合諸侯本

爲楚也故兵既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然次陘以脩告詞而不即進兵相逼亦可見桓公從容待敵以全取勝之謀矣○按桓公所以責楚者必以其陵雹諸夏爲辭也若左傳所載包茅不貢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不足以服楚桓公管仲之智豈宜不及此哉況楚始受封五十里濵江小國漢水沮漳皆非境内其初勢猶未盛必不敢加逆於巡狩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盛時九伐之法猶未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

耳不足信也至真德秀氏則謂荊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之蓋爲桓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又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楚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也此其罪狀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廓開悔過雖湯武專征諸侯亦豈肯盡發其隱哉蓋桓公所爲雖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匡天下使諸侯皆知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横而覇緒相沿人心不泯諸侯無敢黜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是爲大矣此其所以爲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爲正也歟然則孟子以爲春

秋無義戰何邪盖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摟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仁無思不服者何如哉餘見莊十四年伐宋下

夏許男新臣卒

胡康侯曰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

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茍免之恥而後有滛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茍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〇許穆公新臣卒子業嗣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屈氏完名楚卿也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杜元凱曰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按潁川即令鈞州東界許州偃城縣餘見次陘下〇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旣盟矣孔潁達氏以爲屈完本

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宗其說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哉況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是再盟矣蓋屈完初至于陘本畏齊師之盛而求服也故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然即召陵之盟而又有以見楚人之心未足深信也何也完果誠

於慕義則一言即爭何待再盟哉書盟于召陵而楚人滅弦圍許滅黄伐徐之端已見於此矣然桓公但知懷遠以德而已何暇計其他哉師徒不勤兵刃不血而強楚屈服諸侯用寧雖不足以盡合王者之心亦庶幾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事矣豈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所僅見哉故孫明復曰召陵之盟專與桓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氏與袁同濤塗名陳卿也凡執人皆使其國衆執之以聽命故恒不稱君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左氏公羊皆以轅濤塗欲

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德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輒以重怒加陳此令之諸侯之所為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其為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況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強楚方服威振華夷而齊之軍令素嚴法宜畫一濤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不復與齊會盟盖陳之為國南與蔡鄰勢必懼楚而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懷疑於齊此必有挾楚抗齊之志者也說已見莊二十

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下矣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恐陳漏泄事機不以腹心相託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黃於陳爲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爲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乘楚服即執濤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而皆以魯主焉以示陳之與國如魯遠國如江黃皆爲我用而七大國之兵迭爲侵擾勢不可當凡以威陳而已此固霸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爲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吳澂氏曰江黃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公與齊桓他會多不致此獨致者亦以伐楚事大也六年伐鄭事干攘楚故亦致之見齊霸之特諸侯所重在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魯以卿出六國皆以人行統在卿矣伐陳則使魯臣率江黃之人侵陳則使魯卿率六國之人蓋齊桓以魯與陳相好示陳以能用魯也

五年丙寅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生重耳小戎狐生夷吾驪戎女以驪姬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嬖譖群公子將立奚齊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若本無欲殺之心而智慮不周因事致死雖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猶不可加之以殺況父之於子乎故哀姜自縊齊所欲討也以桓公未有賜死之命故止書薨夷況本無欲殺之心乎申生為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殺其傅矣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

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逃而逼今自殺其爲賜死無疑故直稱晉侯罪獻公之嬖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之心矣左氏所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之說亦因其父志不可回而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赦則申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縊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於晉侯書殺之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張洽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所謂爲人

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之子其後爲成公是時未立爲世子故不稱名

○吴澂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預欵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高閌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

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何而勝朝乎○今按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婿必無不訃喪之理然而不書卒者曾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日久遂不弔也詳見七年曹伯班卒下

夏公孫茲如牟

齊桓之時事從簡省故小國皆不與會盟而貢賦則助大國如附庸然牟自桓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魯以從齊侵伐會盟之故故使公孫茲如牟取貢賦之助焉見魯之政令無常小國不服而不免於征求也○左傳以公孫茲如牟爲娶雖請命而行實私事也

春秋中凡如此類亦多矣非關天下之故法不應書娶焉之說非也趙鵬飛氏以爲私交則當與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同例然而公子友特書其事則以其棄官而去爲他日來歸張本耳茲以國事書亦豈得爲私行哉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范甯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王世子與諸侯齊列啖叔佐曰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王世子名鄭惠王后陳媯之子也按史記鄭母早

死後毋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杜元凱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竊謂齊桓之會王世子必有道焉誠使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爲植黨齊桓率諸侯徑請于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爲脅君未見其爲可也蓋必齊桓會衆請朝以誠悃懇陳頋奉王世子之意而惠王感悟知義之不可易也因遂下令免朝使王世子就會諸侯焉如此則於禮爲順於情爲安齊桓有翼戴之功惠王亦從諫之美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咸得矣苟非化此感乎勢必不各

齊桓必非不謀成者霸者一興而王室遂定其功豈可少哉○杜元凱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會不應如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欲諸侯翼戴王世子也○世子不與盟故言諸侯以別之會盟異月故復言首止此書法之常耳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胡康侯以為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書重詞復有大美焉則鑿矣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氏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此說恐未必然何也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不疑矣安有會畢而盟又復陰沮鄭伯者哉況鄭伯連歲從齊與諸侯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有懼也此蓋叔帶之黨欲撓齊事故假王命以離鄭心耳且楚自召陵求盟雖已輸服而讒慝之口猶爲鄭危鄭乃楚患易及之國烏得而不動邪不察人言而逃歸卽楚蓋本鄭伯庸愚而不虞近禍耳顧併惠王從

諫之美而失之則將謂齊桓首止之盟乃拂王心而
強爲者乎○胡康侯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
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
逃歸不盟深貶之也趙鵬飛氏曰世子之位已定鄭
固無關輕重然桓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
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桓公之罪人
天下之罪人也

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

任公輔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元凱所
謂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者也楚稱人將卑師少也

豈必鬬穀於菟領兵哉餘見莊十年譚子奔莒下○左氏傳曰江黄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高閌氏曰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張洽氏曰黄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黄亦自此始黄震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黄比也黄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耳餘見十一年楚人伐黄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則其國滅矣何以不言滅邪虞之土地人民已服屬於晉特其君存焉耳執其君不矜其所不能也故不言以歸不言所舍以為猶存於其國耳其君雖存而實為晉所制若一匹夫然亦自是而亡矣是故滅人之國而毀其宗廟社稷則曰滅未滅其國而收其貢賦以為附庸則曰取以兵脅之而強使服已則曰降三者咸無稱焉而惟曰執虞公見晉已縕其地而得其民制一匹夫何難焉則不待勞兵力而虞自亡也然則不書虞亡者晉實

制之與外患未逼魚爛而亡者異矣但比㳚下陽以觀而虞已囿晉術中亡可知也虞公不名者見執而始有悟僅能不屈焉耳噬臍何及哉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